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二十九回 王安福奮勇捉幫頭 史林恩渡江獲要犯

且說王富貴自知犯了劫財害命、焚舟毀屍的重案，縣官勒限緝緝，在糧船上雖有弟兄保護，只怕派兵來拿捉，若然恃眾拒捕，案子越加鬧得不可收拾，初想遠走高飛，一則怕隨地有冤家，二則防捕快狹路相逢，故決定避到李家橋小茶肆中。茶肆主人柳麻於是他的得意徒弟，住在那裡自然十分穩妥，並且茶肆中日夜有賭博，搖攤牌九，各色俱全，故王富貴住在那裡，頗不寂寞。當日半夜時分，他正和一班賭客在披廂裡賭博，呼么喝六，興高采烈。不料吳江捕快高德素知鄉鎮小茶肆中，終年聚賭抽頭的，他就冒充賭客輕輕敲門。茶肆伙計不知就裡，只認是賭客上門，便將門開啟。高德就同林恩、安福及所帶差役一擁而入。伙計見了如此情形，始知不妙，便飛步奔入披廂報告，只說縣差前來捉賭。安福同林恩已經闖入，直撲到王富貴面前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安福首先撲到賭台前，指著富貴說道：「這個就是劫殺焚舟的凶首！」話聲未絕，林恩已手掣阿畢隆寶刀，照定富貴鼻尖上猛地一刀砍下，富貴手無寸鐵，只好把桌子權當傢伙，雙手舉起招架，啪的一聲被林恩砍斷一隻台腳，收轉刀來，正想砍他的下盤，不料柳麻子已經手掣牛耳撲風刀奔來，喝道：「大膽狗強盜，竟敢黑夜到此搶劫，這還了得！」說時舉刀向林恩擡頭砍過。林恩急舉刀招架。那柳麻子也曾經過名師傳授，為鎮江幫中第一條好漢，生得短小精悍，刀法精通，便和林恩接住廝殺。一班賭客，都嚇得屁滾尿流，越窗逃遁。

高德和眾伙計也不去追拿賭客，卻和王安福圍住凶首，各揮鐵尺亂擊。王富貴早已拋棄桌子，手執板凳迎敵，無如本領平常，兼之寡不敵眾，還被高德從背後揮鐵尺照定他腳踝骨上猛擊一下，痛得他站立不穩，跌倒在地，遂被王安福擒住。高德急取出軟練，將他兩手銬住。安福見林恩和柳麻子打成一團，便同眾捕役上前相助。柳麻子雖然兇悍絕論，無如披廂狹小，使展不開傢伙，要想逃遁，又被林恩一刀緊似一刀逼住，沒得個空隙，不能脫身，混戰一會，也被擒住。

此時東方已白，就把二犯押解回縣，茶館房屋著地保看管。

林恩等押犯進城，交吳江縣訊供確實，解省定罪。劉瑞安把二犯略問幾句，釘鐐收監，退堂設筵款待二差官。安福在席上與林恩商定，先往高橋查案，耽擱一宵，即便啟行。到得東門外僱坐一葉小舟，直到高橋鎮，開發舟金登岸，找尋客棧歇下。

那高橋屬上海縣地界，濱臨黃浦江，接近吳淞口，為極繁盛的市鎮。那是常州幫船的歸次，該幫回空糧船都泊在這裡修理過夏。高橋和殷行、張華浜、蘊藻浜等，只隔得一個黃浦江面，居民商賈往來，都坐擺江船過江，素來江中很太平的。不料今年新添了一個擺渡口，是常州幫頭繆永福所創設的。當時南橋各船戶不答應，和繆永福吃請茶評理，南橋幫船戶說：「你們是糧船水手，專運糧米，公家有工食發給的；我們生長南橋，靠水吃水，許多船戶靠擺渡養家餬口，你們不應該來搶奪我們的擺渡行業。」繆永福說：「黃浦江是老皇帝的，擺渡並不是世襲你們的行業，你要阻擋我們不許擺渡，空口說白話，卻是做不到，除非你們稟准官廳，勒石示禁，我們不敢不依。」雙方言詞決裂，幾乎釀成械鬥，虧得高橋鎮董許子青出場排解，糧船幫只能設一第四擺渡口，往來江面的渡船不得過五艘，一場爭論，才得和平解決。不料隔了兩個月，黃浦江迭有浮屍發現，一個月不到，共撈得二十四具，都在第四擺渡口附近。高橋里正稟報上海縣，陸森委高橋巡檢相驗，先後驗得浮屍皆有致命刀傷，都屬生前被殺拋屍江中的。當下填具屍格面貌服飾，飭里正買棺收殮，出示招領。那知縣陸森本是個精明強乾的好官，見屬下出此重案，勒限捕快十日破案。等到限滿，只查明兩個浮屍，皆是高橋鎮上的米店主帶著現款到上海去買米，不料皆遭人謀斃拋屍。捕役戈祥向本官面稟道：「小的在高橋鎮一帶密查暗訪，聽得一般人談論，都說此案是常州幫水手做的，因為今年歸次後，爭設了一個擺渡口，添了五號擺江船，現在發現的浮屍，都在新添擺江口附近，情節確為可疑？苦於毫無線索，兼之糧幫人數眾多，小的不敢冒昧行事，還望大爺示下！」

陸森沉吟了一回，命他退下，連夜草就詳稿，稟報蘇州太守。

這是此案的經過。

等到史林恩、王安福到了高橋鎮，查訪兩日，毫無端倪。

安福聽得人們說：「常州幫水手狂嫖濫賭，謀財害命，本屬意中之事；高橋鎮向來很平安的，自從該幫水手爭設擺江船以來，江中浮屍不斷髮現，該幫水手實有重大嫌疑。」安福聽得了這一席話，回寓告知林恩，恰遇林恩分道私訪，也在茶坊中聽得這種消息。安福說道：「欲破此案，只有喬裝客商，攜帶現款，到第四擺渡口去坐船擺江，頻作來往，如果他們見財起意，就可當場拿下，以前各案不難根究。若是他們並不轉此邪念，那末以前各案，也未必是他們所乾，只好另尋別法。」林恩聽說，也深以為然，苦於隨身現款無多，商議了一回，決定就近往訪當地巡檢陳希賢，說明奉無憲差遣，來此辦案，現擬親身去試探水手，苦於缺少銀兩，特來拜訪，請即代為籌措數百兩白銀，用後原銀奉還。說時以海捕札子遞過。希賢接閱札子，見有江蘇巡撫的關防，不敢怠慢，連忙躬身說道：「且請寬坐一回，兄弟去取現銀來。」說著，便入內取了白銀二百兩，遞與林恩。

林恩接過，就向巡檢告辭而去，同了王安福逕向第四擺渡口而來。

常州幫水手倪啟祥因為多日不曾接著有錢的擺江客人，正在岸上守候，瞧見兩個體面商人手提銀包走來，不覺心花怒放，連忙踏前一步，含笑招呼道：「兩位可是要渡江麼？我們新船舒服，駛行迅速，舟金憑客開發，決不爭多嫌少，請落船罷！」

林恩一邊答應，一邊閃眼打量他的面貌，見是個黑面梢長漢子，滿面橫肉，濃眉曝目，一望而知不是善類，便同安福走到船上。

啟祥站立船頭，吩咐後艙張殿奎、王娃解纜，自己手持竹篙，將船撐入江心。張、王二人在後艙把櫓，緩緩而行。林恩便向倪啟祥詰問道：「你說新船駛行迅速，如何卻恁般遲緩呢？我看你們的伙計好似三天沒有吃飯，有氣沒力，好不悶人，我們空著肚子落船，打算到對江去吃中飯，照這樣駛行，只怕天黑也不會到對岸呢！」啟祥答道：「船行如此迅速，你們還是嫌慢，你要快為何不插了翅膀飛渡呢？至於你們二人肚子饑餓，船上別的沒得吃，板刀面卻是有的，盡你二位吃個飽，不爭你們面錢。」林恩本是鏢師的兒子，豈有不懂江湖黑話，當下卻假意接口道：「好啊！我平生最愛吃板刀面，你就拿出來吧！」

啟祥便向江面上一望，見有的號船駛來，一時不便動手，一面用說話支吾著，一面回身向後艙走去。林恩忙向安福使了個眼色，各將藏在長袍裡面的傢伙抽出，右手執定，藏在背後。林恩兩道目光，注視著倪啟祥，只見他向火艙中抽出一柄純鋼軋鐵刀。此時近處江面上恰巧沒有船隻來往，啟祥就藏刀背後，一手托著一隻空碗，走進艙來。林恩出其不意，急揮阿畢隆刀，照定他右腿上猛的一刀刺去，只聽喀嚓一聲，刺個正著，他手中用力過猛，竟將大腿上戳個對穿窟窿，啟祥栽倒艙板上，空碗打得粉碎，痛得他暈了過去，不能叫喊。林恩還防後艙兩個水手跳下江去翻船，急同安福躍到後艙，一把一個當胸拖住，揮刀也把他倆的足部砍傷，使他倆無可逃遁。張、王兩匪腿部受傷，倒臥船板，不願搖櫓，打算等候同幫弟兄來援救，嘴裡高嚷救命。林恩割下縛繩，把三人捆了個結實，割下衣角，塞入他們口中，由王安福將船搖到殷行，林恩登岸，找尋該地保正，說明拿獲三名要犯，速僱三乘小轎，兩頭牲口到來，擺渡船著地保看管，命轎夫把三犯拖到岸上，用纖索縛住小轎中，吩咐抬到上海縣衙門。林恩、安福跨馬押解，路上並無耽擱，直到上海縣衙門。

林恩先到裡邊見過縣官陸森，說明一切。陸森即著值日差役，把三犯帶到簽押房，並命賬房開發轎馬費。公差將三犯帶進簽押房，當著林恩、安福訊問。三犯供明姓名，初尚不肯吐實。陸森喝令鞭背，那倪啟祥受傷過重，已痛得半死，哪裡再能夠熬刑呢？只打得十幾下藤條，就一口承招，說自己是常州幫頭繆永福的徒弟，至於爭設擺渡船，幾次劫財害命，拋屍江中，皆是繆永福主謀。陸森一面派差捉拿繆永福，一面把三犯釘鐐收禁。林恩和安福告辭而行，逕到江陰查案去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